

数字报网址: <http://www.lsrbs.net>责任编辑:刘平 编辑:王君华
版式设计:曾晓华

铁道兵博物馆笔记(组诗)

■ 许兵

扁担

段成凯的扁担,一米八
两头打着铁箍
一头“成昆”,一头“南疆”当年挑炸药、挑水泥、挑米饭
也挑过负伤的战友
下山现在放在展柜里
两头垂着
一座没有桥墩的桥有人伸手比划了一下长度
比他自己
矮了半头

隧道口

关村坝隧道口
石头上还留着钢钎的窝
密密麻麻,咬着石头夏天,凉风从洞口往外吹
当地的老汉把背心搭在肩上
坐在石头上抽烟
他说这风有股火药味
但他不说“英雄的风”
只说:这风
比电风扇凉快火车进洞前一秒
他把烟叼在嘴角
没躲

崖上人家

瓦山坪的玉米地
顺着悬崖长以前背化肥上山
要四个小时现在铁道兵修的便道还在
摩托车突突往上爬
后座绑着两袋尿素
驾驶员是退伍兵的儿子
头盔上沾着泥他把车停在半坡
回头看了一眼
隧道口的红灯
亮了

博物馆的下午

本周三中午,人很多
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兵
站在“逢山开路”的展板前
看了很久他没有给孙子讲“光荣历史”
只指着照片里的一只搪瓷缸:
“你看,这缸子缺了个口
跟我当年那只
一模一样”说完,他咳嗽了一声
嗓子眼里有痰
他咽了回去

钢钎

钢钎断了
断口有拇指粗
斜斜的,像被一口咬断柄上缠着的布条
烂了一半
剩下的一半
还勒进铁里没人把它焊起来
就让它断着
立在墙角
比旁边完整的那根
更直

夜班

夜里十点,保安巡查
手电光扫过马灯
没停
光从罩子上反射过来照见他的脸
和墙上
一列火车正从照片里
开过去

至乐山:从“漂移”之山到县城之名

■ 东岩山人

嘉州怀古·至乐山

东岩佛足枕江流,宋元烟雨几度秋。
山谷诗彰处士名,龟城地震蒙元舟。
山名飘移徙至乐,县以金灯史存留。
唯有大德题字处,依然夕照送飞鸥。

在乐山这座城市的“身世”中,藏着一座神秘的“至乐山”。它既出现在北宋文豪黄庭坚的诗中,也在后来的战火中随百姓的迁徙“漂移”。

山谷遗韵

北宋元符三年(1100)秋,岷江水面泛起金色的波光。一艘客船泊靠嘉州(今乐山)渡口,船上走下一人,年过五旬,眉宇间透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。他便是黄庭坚,号山谷老人,宋代文坛的巨擘,他与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并为“苏门四学士”;苏轼亦曾言:“鲁直诗文,如蝌蚪、虫鱼,非不足于法”。

此前六年,黄庭坚因修史获罪,被贬戎州(今宜宾)。如今终于等来遇赦东归的消息,他特意在嘉州停留,只为拜访一位神交已久的隐士:王朴。

王朴,字子厚,是城东五里东岩山上的一位“清闲处士”。他不慕荣利,隐居山间,却与天下文人声气相通。得知山谷老人来访,王朴亲自设宴款待,并随赠两件特别的礼物:一根亲手削制的拄杖,一方来自江边的文石。

那拄杖取自山中老藤,“霜雪”般质朴,纹理间可见制作者的匠心。那方文石沉静温润,是岷江水千年冲刷而成的精华。黄庭坚接过礼物,心中涌起一阵暖意。身处贬谪之地多年,人情冷暖早已看遍,这份倾心相待的情谊,比什么都珍贵。

他提笔写下《走笔谢王朴居士拄杖》:“千岩万壑须重到,脚底危时幸见持。”这是对拄杖的感谢,更是对知己的回应:前路艰险,多谢你托这根木杖告诉我,要珍重,要站稳。

那方文石,则引出了更深的诗意。黄庭坚端详良久,仿佛看见石中藏着亘古的星辰,于是挥毫写下《谢答王居士送文石》:“南极一星天九秋,自埋光景落江流。是公至乐山中物,乞与衰翁似暗投。”

诗中第一次出现了“至乐山”三个字。王朴读诗后,心生一念:何不请这位大文豪为隐居之所题名?黄庭坚欣然应允,饱蘸浓墨,写下“至乐山”三字相赠。从此,这座唐代时还叫“圣冈山”的东岩山峰便有了新名。

《舆地纪胜》记载:“至乐山,在龙游县东五里,清闲处士王朴居之。”那时的至乐山,就静静矗立在岷江东岸,枕着江流,听千年钟声,当时人还称之为龟城山或东岩山。

千年之后,岷江水依旧东流。上世纪中叶,乌尤寺高僧遍能法师来到东岩山下,亲笔题写“東巖”二字,立碑于山脚。

山名“漂移”

如果历史就这样平静流淌,至乐山或许只是无数文人雅士驻足的一处寻常山岗。然而,西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却打破了这方安宁。

南宋末年,为抵御蒙元铁骑,宋朝廷在城东隔江的东岩山、凌云山修筑坚城:三角城与九顶城。昔日隐士吟咏的幽静山林,一夜之间变成烽火连天的前线。至今山上仍存炮台遗迹,默默诉说着当年的惨烈。

原居住于至乐山下“佛峡人家”的百姓,为避战火,不得不离开家园,扶老携幼,向相对安全的大渡河南岸迁徙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最终定居于今高新区车子镇金灯村一带。

人走了,家带不走。能带走的,只有那些刻在心里的名字。于是,一个奇特的“地名漂移”现象发生了。迁徙的人们将“至乐山”名,安放在了新家园附近的金灯山上。从此,这座嘉定城西南五里的小山,便承载起了至乐山数百年的文化记忆。

正因为如此,明清方志出现了与宋代截然不同的记载。明《嘉定州志》说:“金灯山,西南五里,旧名至乐山,宋王朴居此。”康熙《嘉定州志》亦载:“金灯山,西南五里,旧名至乐山,宋王朴居此。”

两段记载看似矛盾,王朴明明住在城东,怎么又跑到城西南了?殊不知,这矛盾的背后,正是一部浸透着古代战争血泪的民众“迁徙史”。

文脉守望

地名的“漂移”,并未让真正的东岩山被遗忘,一代代文人墨客,依然记得这里才是“至乐山”的文化源头。

清代嘉定知府宋鸣琦,就是其中一位,这位主政一方的官员,对东岩山情有独钟。他登临九顶,泛舟江渚,望着熟悉的山水,想起几百年前黄庭坚与王朴的交游,不禁诗兴大发:“搗来九顶问孤蒲,同醉东岩酒百壶。莫讶澜翻舌底,高阳狂态本吾徒。”

这诗句里,有对先贤的追慕,有对山水的沉醉,更有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共鸣。在宋鸣琦心中,东岩山始终是那个与黄庭坚、王朴紧密相连的至乐山,是嘉州文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他的题咏,为东岩山增添了又一道人文风景。

县城定名

清雍正十二年(1734),嘉定州升府并设置附郭县。为新县命名,成为一件大事。按常理,乐山城附近名山众多,凌云山有乐山大佛,乌尤山有千年古刹。然而,当官方查阅方志、考究地理时,依据的却是当时那座“至乐山”,也就是明清方志所载、位于城西南五里的金灯山。

为什么不选凌云、乌尤,偏偏选中这座不起眼的小山?或许,是因为“至乐山”这个名字背后,藏着更深的文化意蕴。“智者乐山,仁者乐山”,孔子的话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。而“至乐”二字,更有“到了乐山乐水之地”“达到至善至美至乐之境”的美好寓意。经历宋元战火、明清迁徙的乐山先民,或许正是希望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,从此迎来真正的安宁与快乐。

于是,“乐山”的名字正式诞生,并沿用至今。

一个名,两座山,千年情。或许,雍正年间那位不知名的官员,在舆图上“圈定乐山”二字时,他并不知道,这个名字早已在战火与迁徙中,被百姓用脚步丈量了数百年。

烟雨代湾

这种穿梭在新旧时空之间的“慢生活”图景,精准击中了我内心深处渴望逃离喧嚣、寻访旧时光的柔软角落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我们跋山涉水,寻找的或许不仅是风景,更是那个被快节奏生活磨平的、能够慢下来的自己。

端午佳节,与挚友相约,奔赴一场与代湾的山水之约。虽然天公不作美,细雨绵绵,却并未浇灭我们心中的热忱。那一刻,大家风雨无阻的默契,反倒让我体味到一种久违的、脱离日常琐碎的洒脱。

我们驱车沿着生态大道,穿过沙湾街道,转入蜿蜒的沙范路。随着范店社区渐近,道路愈显狭窄,在几番会车时的进退礼让间,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悄然流逝,终于抵达了这片隐于尘世的秘境。

停好车,自码头登船前往代湾。在柴油机“突突突”的轰鸣声中,渡船破开水面,溯流而上。彼时,天空依旧飘着细雨,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。烟雨朦胧间,两岸青山云雾缭绕,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丹青,如梦似幻。

船行至大渡河深处,正巧从飞架的成昆铁路大桥下穿过。恰在此时,一列高铁伴着悠长的汽笛声从桥上飞驰而过,仿佛穿云破雾的钢铁巨龙。脚下是缓缓奔流的大渡河,因雨水冲刷略显浑浊,却更添了几分苍茫与厚重。那一刻,我仿佛被抽离了现实,置身于一个时空交错梦境里。

十多分钟后,渡船缓缓靠岸。持续的雨水将岸边浸润得泥泞不堪,湿滑难行。正当我们有些踌躇之际,年过半百

的船主夫妇已利落地下跳下船。他们默契配合,从船头一直延伸至岸边,细心地铺设了一条宽约一尺、长达二十余米的尼龙网带。当我稳稳地踩着这张充满温情的“安全网”踏上陆地,心底不禁涌起一股暖流。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,这种不期而遇的纯朴与善意,往往比沿途的风景更能触动人心。

步行一公里,便抵达了代湾火车站。这座深藏于大渡河畔的小站,静谧得让人心安,一种“岁月静好”的实感扑面而来。始建于1966年的代湾站,是典型的五等小站,承载着几代人关于三线建设与铁道兵精神的厚重记忆。这里地处大渡河弯角,龚嘴水库库区蓄水后,河水呈现出深邃的蓝绿色,与两岸陡峭峭山壁相映成趣,是观赏“水映青山”的绝佳位置。

代湾火车站之所以能够走红,是因为它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,将铁路的怀旧、水路的灵动与公路的便捷完美融合,为游客带来了一场“铁路+水路+公路”的绝妙体验。往返于峨眉和普雄之间的老式绿皮火车,不仅票价非常亲民,更穿行在大渡河库区之间,沿途山水风光极佳,被誉为乐山版的“小桂林”。当承载着旧时光的绿皮“慢火车”与穿云而过的高铁在此交汇,这种穿梭在新旧时空之间的“慢生活”图景,精准



夏日即景

贝赫 摄

“野客”蔷薇

今天看到一本书上说,蔷薇雅名叫“野客”,便立刻喜欢上了。

之前,只听说野花、野草的。不过想起老家那一屋子的蔷薇,突然明白了这“野”字的含义。

老家没拆迁前,偏房常年养着猪,灰色的玻纤瓦上面爬满了金银花,是父亲几年前栽的,已经长到小孩子胳膊那么粗了。父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,说是吃了金银花泡的水,有清热解毒功能,且纯天然,没有副作用。

我每年回家给他祝寿,金银花都到了盛花期。鹅黄,粉白,像袖珍喇叭,浩浩荡荡地爬满了整个屋顶,风来摇动,满院子苦香苦香的味道,非常特别!只要有太阳,院坝簸箕里面总晒着金银花,我甚至带过少许回家泡水喝。有一年侄儿的大学同学来玩,说倒是好,颜色太淡,要是整朵花就安逸了。父亲说:“要我栽栽经折腾的。”

“蔷薇,有,活了,弄都弄不死。”我问他,啥子蔷薇,他说就是古诗词里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卧晓枝”里的那种。我心想,力都没得,能爬得上墙,上得了屋顶吗?不过,明年回来看看就晓得了。

第二年回家,老天,几乎看不见金银花了。屋顶上全是深桃红色的蔷薇,像铺了缎子,鲜鲜亮亮,招招摇摇,蜜蜂蝴蝶来来往往,好不热闹,把金银花欺负得都见不到了。我问起金银花没晒得有多?父亲中午喝了点老白干,脸红筋胀地说:“我得找把柴刀,砍了做柴烧。”等侄儿回来时,蔷薇花已经垂下了脑袋。

第二年回家,又是金银花的世界了。而蔷薇则可怜巴巴地搭在墙尾,再也没有那嚣张气焰。父亲说,长起

击了我内心深处渴望逃离喧嚣、寻访旧时光的柔软角落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我们跋山涉水,寻找的或许不仅是风景,更是那个被快节奏生活磨平的、能够慢下来的自己。

随后,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徒步三公里,抵达了此行的核心秘境——范店一线天。这是一处尚未完全开发的自然峡谷,因两山对峙,断裂形成一条深邃的狭缝而得名。置身其中,仰望苍穹仅见一线天光,两侧岩壁如刀削斧劈般陡峭险峻,带来极强的视觉震撼。这里被誉为夏日避暑的“天然空调房”,谷底溪水潺潺,清澈见底。当我们赤脚踏入冰凉透骨的水中,任由沁人的清凉漫过脚背,所有的疲惫与焦虑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山间的清泉洗涤殆尽。在这极致的野趣与清凉中,我感受到了大自然最原始、最纯粹的治愈力量。

代湾之行,在烟雨、渡船、铁轨与幽谷的交织中落下帷幕。置身青山绿水间,尘嚣尽散,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更在慢下来的时光里,寻得了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惬意。这个端午,因这场山水之约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,意义非凡。一首小诗,记录此行:

范店端阳泛碧湖,代湾幽径入苍芜。
仰观一线双崖裂,铁马穿云化坦途。

■ 张树林

■ 胡学英

行走笔记

片羽时光

荷香

王鹏 摄

嘉定趣谈